

33

596

Ⓜ

損翁
老人

見聞寶永記全

33-596

先師像贊



卍山和尚製

明治
40 1 24
丙交

東奧仙府泰心主人。損翁益公。臨遷化時。諸徒乞遺誠。公顧視左右云。生也。無所從來。死也。無所去處。咄一咄云。都來錯錯。此遺語與訃共。到此間。展紙讀過。不覺哀慟。就語打偈。以為其肖像贊。

生也。錯兮死也。錯。無來無去。都來錯。言中有響待。知音長託。清風鳴。錯錯。

又

隨方隨色。寶摩尼。損益存亡。自有時。一段光明無盡藏。屋頭孤月任盈虧。

遺像點眼偈

損翁老人見開寶水記前序

損臻無損涅槃相。遺像儼然死。不亡。為託龜毛空手筆。暗分老衲眼中光。

余閉關時託筑前禪鏡道友。上書及偈於卮山和尚。其偈云。

面授永平直下衣。道高今古冠邦畿。方圓德裏乾坤濶。明暗眼超日月輝。坐斷頂顛遊法界。放開鼻孔對群機。何時全得賜禪悅。飽滿身心慰餒飢。

卮山和尚返東

答相州坐隱瑞方上座書來。落手剝封。目擊即審。上座嘗參仙府損翁禪。損翁親知老衲者。而其禪永平所謂修證不二。而其要老子所謂損之又損者也。而今上座菴中用心。若能不外於上來所說。而一點不貪無實虛譽。則法門幸也。因和別幅。偈酬其來。懇者如左。

坐了法空披忍衣。隱身物外隔王畿。天邊月色孤輪輾。室內燈光一盞輝。欲了虛玄無著道。好鞭俊逸絕塵機。飽人多為食傷死。記取休糧却

不饑。

復古老衲卮山手書



損翁老人見聞寶永記

參學弟子瑞方謹編



元祿癸未夏。余年二十一。始掛搭于武都萬年山青松寺。北隣寮有與州仙臺僧益山者。是乃損翁先師之手度也。互睦法盟時。山梅峰二尊宿以師資面授一師印證之官。訴俱寓武都。先師亦左祖。面授寓在土器街之邸舍。余伴益山初拜師於淺艸。尋拜師於邸舍。乃五月五日也。時師臍患濕瘡。晒之窓前。以抓痒也。余具威儀而拜師。但著守持衣耳。時話畢。師徐問余曰。子今在青松。則每夜當商量古則。頃者什麼本則。余云。玄沙遍參話。師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子如何會。余云。不增不減。師笑曰。天地懸隔。余云。伏乞開示。師曰。證得涅槃妙心。始有語話分子。子之荅話。一向聰明之學語耳。乞易轍參禪。山僧寓在間。

時來話閑慈愛徹肝乃拜退自知非直改前轍
余再參邸舍次師曰者回有一師面授之官訴敵之者十之七八嗚呼
法運窮乎此歟佛祖正傳只在面授耳夫一師印證者不帶二法脉也
師資面授者嫌遙付代授也然今有一人帶二三家法脉者又有自承
三十年五十年及百年前之師者非法也不可言也山梅峰之奮激于
此一件也可謂吾門豪傑也然不復古者法運之塞也不可以何汝等
後生尙亦可有因緣時節勿忘二師之大志云云
師示曰永平祖師舉三界唯一心外無別法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
別偈云一句之道著者一代之舉力也一代之舉力者盡力之全舉也
是言一代藏教攝盡此一偈之謂也安住此三無差別者即是佛祖正
傳之蒲團也是故達磨大師云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辨道話
云三業標佛印而端坐三昧則遍法界皆成佛印盡虛空悉成證悟云
云今時未知如是秘訣者徒荷大疑大悟小疑小悟空費光陰可痛也

哉此時余始知佛祖正傳之秘訣自慶莫馨余因問云提撕公案者起
從何比耶師曰從園悟大慧之比起云少林面壁實佛祖正傳三昧也
與如來當日端坐惟同矣是名寶鏡三昧如是之法佛祖密付者竺土
大仙心東西密相付者便是也彼提撕公案者後人之私案也豈可比
佛祖正傳而論哉然而知者鮮矣可悲

師曰宏智禪師光前絕後大善知識歟永平祖師窮詞而讚歎其所以
讚歎者禪師作坐禪箴云佛佛要機祖祖機要但箇二言八字西天未
有東土亦無此義則有此言則無有初發宏智舌頭而已是故永平慕
之又作箴支那四百州日本六十餘州未見比類我等生涯謹奉寶曠
劫多生之宿殖善根歟汝等後生可努力主張此旨焉

六月余參次供養熟瓜十箇師命侍者益瑞泛之冷水而剝焉師先嘗
且賜余嘗因笑云爲瓜甘麼爲舌甘麼若瓜則不干舌若舌則不干瓜
畢竟甘味從何處來汝試道看余云從舌與瓜因緣和合來師曰此是

教者局量全非。衲子氣息。余云若然。則畢竟從何處來。請師一轉語。師曰。但箇何處。佛祖亦摸索不著。參得箇何處時。遍界是瓜。瓜外無舌。遍界是舌。舌外無瓜。無自無他。超人越境。是名佛祖正傳。非思量要機。汝向後宜著精彩。參得云云。余歡喜莫止。實是佛祖龍天之冥感也。拜而退。

師日暮至橋邊。納涼。因有一小沙彌。自橋上來。暫止橋畔。立卸莎笠。仰于地上。脫掛絡。掛之欄干。解手中脫布衫。置之莎笠中。傍向屏處而折腰小便。直下河邊盥手漱口了。還本處著布衫。頂戴掛絡而掛。取笠便行。其齡十五六計。師熟視之云。今之小僧者。江戶中之無上尊也。山僧寓在以來。日於街衢所值之禪淨土。天台真言及諸宗僧侶。往來絡繹不知幾多。然未見一脫袈裟而小便者。今日視之。最初也。嗚呼。為佛弟子。未知袈裟功德無上最勝。而但認著可衣服者。可惜之一生也。江戶中縱有僧類十萬。亦不知袈裟功德。則未及先之一箇小僧。是故我謂

類一本
作數

彼小僧者。江戶之無上尊也。彼之和尙者。何人歟。可慕人矣哉。夫為天子。未知衣冠之貴者。非其人也。為武將。未知甲冑之貴者。非其人也。世間尙當如是。況法中三衣一鉢。皆是如來大師大願力大功德力之所成就。苟非宿植善根者。不易得也。然今得之。實可日日頂戴護持。然却為俗服一等之見者。可謂誤却一生也。彼小僧者。實希有之佛子也。參次。師曰。師資面授。一件既有官裁。永平門下佛日增輝也。其面授者無他。即今山僧與子面々相逢。眼々互照。通佛祖正傳氣息之謂也。豈是遙付代付之所能成也哉。西天二十八代東地二十三世如是而已。然永平門下二百年來。生伽藍相續之弊。依寺易師。可謂非法之上品。然以記老生涯之大願。今復面授正統記老實日本洞上之中興也。向後帶一師之印證者。雖移住幾寺。而終不易最初傳法本師也。是記老之遺蔭。荷大法者。須慕如此高範焉。師示曰。昔宏智禪師主張佛祖正傳之打坐作默照銘。大慧杲禪師毀

謗之云。默照邪禪。然所自倡之禪。則提撕公案也。嗚呼。佛祖正傳三昧也。邪歟。後人私案之禪也。正歟。真歇和尚爲信心銘。拈古專彈。呆老者因之也。永平祖師法兄。無外遠和尚。跋拈古畧。露其意。永平祖師亦彈大慧之詞最多。永覺禪師等雖洞上。而專擔荷大慧。支那之禪所以失却正傳要機也。支那且置。今日酌永平流者。無擇法眼。正歟邪歟。混合莫分。可恨哉。

師曰。日本一向宗日蓮宗。共從天台出。而失天台之本旨云。吾門看話之禪。出自達磨之遠裔。而失壁觀之本旨。亦同矣。時至末法。魔強法弱。縱爲看話。亦五百年前相似打坐也。到近世。則我慢貢高。凌他爲悟。爲見解。或以警策打破頭顱。或揚大聲門。答互罵詈誹謗。皆見魔攝而失却佛法心身氣息底所爲也。是職由支那日本洞濟共不知看話外有佛佛要機也。然吾輩辱蒙永平祖師之光明而知佛祖要機。安坐七佛正傳蒲團。只自歡喜踊躍耳。

癸未八月。師催馭駕於仙臺。余願隨伴。師曰。隨伴僧多。乞子後日從跡與太極來。太極者梅峰禪師之嗣也。先住仙臺中興寺者。回再欲趣仙臺。其發出則九月初也。山僧以今月廿日而起。以二十七日午時而着仙臺。是欲歸寺修永祖宿忌也。汝隨從太極。則須途中丁寧奉順。必勿呈佛法氣息。觸忤老宿。只不如默默。山僧乃囑子於太極。去直書手東而授余。余懷之謁太極老宿於谷中感應寺。子院梅峰禪師之客邸。而呈東且伸傳語。相見而悅。余直留于此數日。桂州長老殊垂慈愛。且受梅峰禪師之示誨。以九月四日伴于太極禪師而發江戶。以其月十四日達于仙臺。泰心師見太喜。晚與太極禪師於方丈藥石。因師問太極云。伴僧途中孝順也。否。不逆機也。否。太極云。不少違命。孝順亦孝順。然而則晝從馬後步。而終日不語話。夜則步行勞倦。速臥無言。所以九十一里同行。一向踈緣也。但所察生質似神妙。丁寧然默々無言。是故如無機耳。師笑云。鬪體裡眼睛。傍人不可知。余俯首而已。太極亦笑。明日

掛搭直入禪堂。

或藥派老宿教一信女坐禪授無位真人話云無位真人非凡非聖無目無鼻相見箇人則大事了畢信女承示誨晝夜專乎打坐因坐禪時有沒眉目一僧長可一丈者忽然來立面前信女怖畏而止每坐禪亦爾因來質之於師師問提撕什麼公案耶女云臨濟無位真人師曰古有一僧念狗子話而面前狗子現今亦與夫同皆妄想所成耳匪啻夫而已三界六道亦由妄想而現即爲示佛祖要機信女懺悔知非終精進廓通要機。

悔一本
作謝

師曰古人遍參見師家時必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者欲會此意以修證所謂解立行成之道也今時不爾拍盲打坐自期大悟是故稱得大悟者皆陷邪見一陷邪見是爲窟宅萬劫無有出期可惜光陰豈不惑而慎哉。

師曰曾侍月舟禪師時舟謂黃檗鐵眼印刻大般若經一行列二十字。

是以私案變易古格損福招罪非有識之所宜爲也古格皆一行十七字支那日本固無差異雖名鐵眼亦失却一隻眼云云汝等可記取舟老格言實荷法之心操不堪感激之至也。

師因曰金剛寶名法華所謂金剛諸珍謂之也古來解金剛經者但以堅固摧破二義而談之爲般若之喻者似不的當若采二義以喻般若則六百軸皆可名金剛般若題號豈止此經哉今考此經初佛以乞食而起首爾後先說無住相布施其功德以四維上下虛空而量之乃非思量也天童淨祖所謂衲僧打坐時供養十方世界諸佛諸祖以種種香華燈明衣服飲食者是也即今箇箇安坐蒲團上是名金剛三昧乃金剛般若之修證也不可忽諸。

師因有僧問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若如是則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皆一切有爲法何不示無爲法耶師曰應作如是觀時皆是爲無爲法耳。

師茶話曰。余曾有事趣相馬郡。路借驛馬。執鞭者值路之凹。則高聲誡馬云。播鉢。播鉢。馬聞之。避凹而行。若用播鉢。播鉢。於東海道驛馬。則不聞而避也。白矣。今聞之。避者馬之所以聞熟也。夫途路凹處。固非播鉢。相馬之馬。謂之播鉢。我等用底播鉢。馬亦謂之什麼。凹處亦非凹處。是播鉢。播鉢。非播鉢。是凹處。彼之體。無實此之相。亦虛。彼之名。非實此之義。亦虛。茲知各各從身心依正。以至盡十方窮三世之地。獄天堂佛衆生。體也。相也。名也。義也。都虛此箇相馬之馬。之播鉢也。言訖大笑而歸方丈。

師違和數日。余一日粥前伺候。師因云。昨夜夢裡有一尼來乞下火佛事。即爲唱云。生死去來真實人體。佛佛。怎麼祖祖。怎麼吾亦。怎麼汝亦。怎麼。怎麼。怎麼。莫強斟酌。尼喜而去。即覺。余歸堂話之大衆。咸生奇想。至晚從檀家告某母。尼今曉無病而卒。願明日就寺爲葬送。師聞之曰。寤寐一耳。乃差聞芝西堂代令秉炬。西堂唱此法語。聞者咸謂師病必

令他代是故來乞耳。

師示衆曰。無門關中舉拈華本。則以拈之頌之。固除瞬目兩字。是故本則忽成虛說。拈語頌句悉戲論耳。具眼須勘破之。

師因赴佛殿。次見廊下机上有俗書之重。於永平辨道話上。而問侍者益潭曰。是誰之机耶。侍者云。僧益光。乃歸方丈後。忽鳴鐘集衆。擯出益光。光也。晚間憑大衆陳謝。師曰。一七日懺悔禮三千佛。及歷代祖師。永平高祖。則赦光也。從之。

夜參示衆曰。於天竺則釋迦世尊。於震旦則達磨大師。於日本則永平高祖。然而其中我等之今日。飽聞無上大法者。是由永平高祖之大法恩而已。最上於釋迦。而最尊於達磨也。苟不有永平。則爭知釋迦達磨之所以尊重哉。其正法眼藏一部。與付囑迦葉。一代藏教。無二無別。不知尊重之者。畜生畜生。言中有響。自以衫袖拭落淚。其平日重於永平也如此。

師爲送亡法語。不少經意。或時舉鏝曰。生來如浮雲而聚。死去如水泡而沒。卽今爲覺靈拈起鏝子。則大地無寸土。却放擲。則萬法依位住。正恁麼時。覺靈向何處安身立命。良久曰。百尺竿頭不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

師因命典座令傭工鑿井。典座白。預請盲僧祭地神。乞地。師曰。何假盲僧。我自乞之。卽提拄杖。直到其處。以拄杖地面打一圓相。高聲曰。堅牢地神。與吾此一片地。吾欲穿井供養三寶。又以杖突其地。一下曰。因鑿此處。乃歸。方丈。典座令隨鑿焉。甘泉湧出。久旱亦無減。

師茶話因。或僧話曰。某寺開山禪師。雖滅後三百餘年也。幾乎多靈驗。若有衆僧不如法者。則必有其誠。或夢提拄杖來打之。或到眞前時。目眩魂飛。或時晨見幌巾之濕。或時見雙履之參差。皆謂每夜巡廊。是故合山莫不恐而慎。可謂實具眼大尊宿也。合席聞之。皆歎。師聞之。默默良久。示衆曰。此開山何具眼尊宿也哉。徒流俗阿師。破凡夫漢子也。何

者自誇開其山而宰其功。至死後亦尙妄識執著其山。以謂之於己之盡未來際之住處。何異頑虵慕舊窟哉。若有有力漢。示眞實義法語。崩其塚毀其像。使其直下知昨非。而改轍發菩提心。則應大利益。彼破竈墮因緣是也。古曰。無漏國中。曾不住。月花影裡。可看難。是乃十方世界。示普現色身。底具眼尊宿之行履也。汝等莫誤認矣。時甲州達玄長老。直起叩頭於師膝前云。未會有慈誨。盡未來際。感佩無盡。時大眾一同禮拜。師便歸方丈。

師曰。東渡隱元禪師。晚明英傑。出門下者。莫越木庵。嗣木庵者。潮音爲最。潮音之所倡。乃隱元木庵之直指也。潮音所著。坐禪論一冊。今行于世。讀之。卽知明朝實失佛祖正傳之修證也。其所論也。唯據元明禪師之私案。似未及二乘之觀練。何望摩訶衍之三昧。况擬之少林壁觀哉。汝等以禪餘讀之。與永平祖師家訓。坐禪對決。則黑白立分。古人謂之。揀異。努力耶。

師開示金剛經次曰。照徹萬法現前所有者是肉眼。照徹現前所無者是天眼。照徹非有非無者是慧眼。照徹亦有亦無者是法眼。圓融此四眼以爲唯一眼者。是名佛眼。或謂之眉間光明。衲僧是謂頂門眼。所謂佛佛要機。祖祖機要。不觸事而知。不對緣而照者。具此活眼也。卽是金剛眼睛。汝等各本具。莫敢昧則好。

師因學州忌至。請可山祖翁而拈香。祖翁唱香語云。忌辰待得老生涯。一炷香材一盞茶。看十三春無變色。先師面目鐵梅花。齋罷師再舉此語示衆曰。關東奧州有幾人。祖翁常謂人云。談佛向上流。無礙辯者。月舟元山恐不及我方丈。至其偈頌。則老僧可少加添削耳。

師赴貞甫尼庵貞甫師姊。因見鳥之毀雀巢。而使侍者益潭驅之。潭也。擲磔鳥未去。潭云。憎奴哉。打殺而好。而再擲磔鳥便去。潭云。嗚呼。不中太遺憾也。師聞之。訓潭曰。驅鳥而救雀兒者。慈悲也。却謂打殺鳥者。俗情之亡敵也。縱鳥殺雀。亦法中無殺鳥之理。畜類殺戮。皆爲宿業之所感也。

雀與鳥有宿冤。亦未可知。然自傍殺鳥。則是欲救雀。而新買冤也。梵網謂殺親。亦不加報。汝慎之。能憶持我之訓云云。余時同在菴而聞之。太感焉。

師應明全尼請。贊文殊普賢小像二幅。其一。文殊。

七佛師範。群品良田。方寸經卷。含曇大千。

其二。普賢象王背上。併吞有空。大行願海。波瀾無窮。

明全沒後。益光得之。讓于余焉。

師尋常白官執事。有時斬罪者。則乞一一錄名字。取割金剛經文字。安之法名。立牌授戒。畢。從落命日期。一七日。令大衆晝夜不斷讀誦金剛經。而資冥福。至結願日。設齋供養。是事住持之間。每歲無懈。其法名。乃是信士我聞居士。一時信士佛在居士等也。或時示曰。一切衆生。全身皆是金剛般若正體也。一念味般若。而作斷頭罪。今以般若回向某人。如旅客歸故鄉。實皈家穩坐之大功德也。

一日昌傳菴仙臺僧錄東海力生訪師次談及宗弊復古事東海云。山梅蜂二師多年願訴。今雖圓成而可憾者室中三物之二物屬伽藍一物屬面授是可謂伽藍相續一倍之勝而師資面授一倍之負歟。是喜中之憂也。師忽握拳瞋目勵聲曰。二尊宿懷大志經官訴始終四年諸方知識相扶得遂大志欲得十成者是素懷也。然二百年來宗弊且却荷擔宗弊者十之七八。丁此艱難成今盛事三物配分不皆屬面授者豈待汝之愚蒙觜哉。然而捨彼取此是具眼之所為非如汝盲瞎輩之所夢知也。汝即今試道看三物之中何物是第一何物是第二何物是第三。夫永平祖師直得之於天童而到今秘在永平室中者非嗣書耶。餘二物雖非面授亦可帶之物也。嗣書除面授外非可帶物。此嗣書屬面授餘二物屬伽藍無所少訝。汝若實有志乎此則二尊宿寓在武都之際盍拜謁而伸志耶。然官訴四年中終不呈片柬問訊法運之通塞而今當成畢之日非但不歡喜妄開臭口是非於二尊宿罪過彌天宜懺

悔于佛祖龍天。若不然則必招冥罰。其聲譎々。東海赤面忽起而出。師從後尚高聲曰。蒙罰蒙罰。其後無幾東海因事禁獄死于獄中。皆謂師之讖當矣。

師示余曰。祖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華情已。菩提果自成。山僧今轉易末二句而示汝於坐禪要機曰。寂々是何物。佛祖口如槌。師每月逢二定之坐禪日而誘在家有信常可四十人來集打坐。從粥後至午前飯後有開示。或永平正法眼藏諸大乘經要文等也。則為大眾則又有每日晚參所開示者般若讚信心銘證道歌寶鏡三昧參同契永平廣錄洞上古轍臨濟錄等也。又有二時布薩真俗雲集梵網罷有開示金剛經法華楞嚴起信論等也。皆解說本文不用註釋。或時戲言唯佛作祖作則好人作則不好。古今註釋之害本文也不可勝計。所以山僧之所解說則皆用達磨註也。昔梁武帝舉聖諦第一義達磨註云。廓然無聖。皆此格也。言訖大笑。

癸未十一月十五日師開戒會。余初受正傳佛戒。師說戒三日。因曰。血脉下段有兩樣。可知。汝等注意。記取。虛菴示榮西則曰。菩薩戒者。禪門一大事。因緣也。天童示永平則曰。佛戒者。宗門之一大事。因緣也。彼曰。菩薩戒曰。禪門。此曰。佛戒曰。宗門。雖同一戒。亦所舉異耳。余後問云。下段。天童語。歟。師曰。是天童付永平之語。而永平亦如是。付孤雲也。嫡嫡相承。四百五十餘年。毫不改先轍。是正傳之所以不容易也。若私改之。則當招罪於佛祖龍天。匪但是耳。永平所傳多有天童舊例。知古實者。天下鮮矣。但有。記山老宿。蓋其人也。

臘月未了。師誕日。合山修圓通懺摩。師設齋供。養大眾。因余出問。和尚今日降生。忽有雲門一棒打殺時如何。師曰。雪後寒松色。轉新進。云正與麼時如何。師曰。太好。身心脫落。余拜云。萬歲萬歲。師微笑。愚中初參仙臺大年寺。鳳山得所。註信心銘。而看鳳山云。非是山僧之臆談。由潮音先師之示誨耳。偶來話之余。時師晚參。講信心銘。余獨參時。舉極小。

逆一本
作逾

同大極大同小下。鳳山註云。極小同大。空即是色。極大同小。色即是空。以質之於師。師曰。談大則色空共大。談小則色空共小。鳳山以空為小。以色為大。未免情見。若能高著眼於極一字。則大小自可脫落耳。余以此語話之。愚中。中也大喜。徒此改轍。而慕師。終至臘月。出奔於大年。而來于泰心。余白之師。師曰。禁足中。掛搭難許。且待春來。時雲洞寂光師。叔來賀歲末。師告光公。而伴行中也。逆歲於雲洞。以正月十六日而來。掛搭焉。

師常有僧俗來禮拜者。則太喜。且謂能禮所禮。性空寂自身。他身體無二。玄沙云。依我得禮汝。誠有由哉。永平祖師名人事曰。大陀羅尼。汝等宜常讀正法眼藏陀羅尼卷。以吾最上頂顛。著他最下脚跟。上下一枚。凡聖同會上。無諸佛可仰。下無眾生可度。唯真法界純一實相。豈非是無上甚深大陀羅尼哉。是故謂禮拜法。永傳于世者。佛法之所以久住也。可貴哉。

師長五尺四寸餘。自鳩衣資造等。身地藏尊木像。而安祠堂。時有薦亡。則嚴備香華飯茶。自誦金剛經。於像前而回向。常謂發四弘誓者。雖諸大士皆同。其深廣高大之著于金口者。地藏尊爲最。是故我慕此尊耳。有點眼。偈曰。目光直在頂門開。百億分身松與梅。春色糴成大士相。寶珠金錫不知埃。

師夜話次日。祖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是偈便學道之最要也。然而今人聞認得性之語。而多誤認神。我可。不痛哉。唯可知要機。而揀耳。時達玄監寺云。揀之眼睛如何。師曰。回光返照之退步。且名之認得也。

師因有山伏行者。造三寶荒神像。奉來乞點眼供養。師便舉點眼佛事。曰。荒神是三寶。三寶是荒神。非一亦非異。五眼本來新。時間芝西堂問。云。師點眼荒神。是佛乎。菩薩乎。師曰。十方諸佛。八萬法藏。恒沙菩薩。打爲一團。以成此尊。是故號三寶荒神也。本來具足五眼。點開豈借山僧。

之手哉。山僧卽今但讚歎神德耳。

師因一僧云。達磨大師携隻履西歸。從二祖至六祖。則自在生死。未如達磨。師聞之曰。達磨示寂時。不火葬。故引起如汝輩者之妄想。是昔時少林大衆之越度也。汝但發菩提心。不起妄想。歷代祖師分上。生死之自在。不自在。則非汝等之所以能點檢商略也。祖師且置。汝卽今眼光落地時。向什麼處去麼。試道看。其僧茫然。師笑曰。歷代祖師。非如汝茫然。鈍漢。永平祖師曰。達磨大師葬熊耳山定林寺。是爲正傳之實說。而不取隻履西歸事。遠孫須知耳。

師曰。山僧從住此寺。觀察隣峰三十餘寺。主人於永平祖師。則一向踈略。雖偶得人身。值佛法。亦剃髮。他宗他派。則爭得嘗佛祖正傳之真味。哉。然幸各各剃頭於永平法中。是宿殖善根之所感發也。若今生味。此因緣。則他生必可感邪。因緣也。無信心者。可急誘也。難。但有方便。是故。催永平報恩講。隣峰主人。雖有心嫌之者。而依僧錄住持之所誘。難背。

也。皆和合。每月赴講。山僧亦春秋二時必赴會。開示祖語。以勸發信心。率錢每歲造祖像二尊。一住十餘年。幾乎三十尊。而既安各寺。令每月慇懃供養。實是與永祖又新結大因緣也。此後講會縱至斷絕。亦此因緣不可朽。則再生必在永平祖師衣鉢之下。雖其心底嫌之者。因緣所感。豈得逃哉。佛使醉婆羅門剃髮。醉醒而還俗。是因緣龍樹祖師讚歎智度論。皆人所知也。山僧之催報恩講。與醉婆羅門剃髮同耳。一度必有感發之因緣焉。

可山祖翁初建禪堂。資始規繩。師續之。欲建佛殿。衣資不足。常住亦闕乏。因自刺血書法華八軸。而募化於有信。曰。余血經一字。法施以爲汝等。汝等各各不慳五錢。財施於山僧。且日日以寫經餘暇。開示妙經要文。且說刺血寫經因緣。及捨身古蹤。更謂財法二施功德無量。自與他性體無二。汝等之財施。即是余之身血。余之身血。即妙法。八萬四千毛孔。直開八萬四千陀羅尼門。用之爲佛殿。則三世十方無量恒河沙諸

佛如來一時入來增長本地法樂也。云云。刺血從春到秋。擲財施者不知幾多。乃至翌春佛殿落成。正面安釋迦迦葉阿難三軀。兩傍爲架造箱。納一代藏教。衆僧日日詣此勤行。因之揭額號圓伊殿。乃鷹峰已老和尚之椽筆也。師或時曰。上身血於三寶者。生而值佛法之大幸也。今爲法界有情也。生生父母兼在于中。冥福宜圓成耳。

有白蓋老宿者。與州永德寺前住也。因事退院。來寓泰心。自謂壯年參網于盤珪禪師。或曾因問盤珪禪師法要。白蓋謂珪禪師常示人云。但守不生。人人各各本有佛性。爲妄念見蔽。是故妄念不生。即是佛性。欲委悉。則更聞。譬如定中聞鐘聲時。思量是鐘聲者。妄念也。不思量而知鐘聲底物。是即本有圓成活佛心也。以故但守不生。則便當人耳。師聞之曰。盤珪實止如此歟。若實如此見解。則未出凡夫之窟。豈及佛性佛心之談哉。何者。不思量而領納底。是名受。即五蘊第二耳。是故古德曰。不受諸受。是名正受。若認此受。以爲本有圓成活佛心。則北轅向越也。

未入二乘之小徑。况佛祖大道乎。祖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實是天地懸隔。洞山祖師曰。驢前馬後。漢長沙云。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皆指此也。可不恐而惶哉。雖然疑珪老者不如是。但塗說也耳。或僧問。玄光禪師獨庵獨語曰。達磨門下之禪。無因無果。無修無證。頓同佛體。然而永平祖師專論因果修證。如是相違如何。師曰。汝諦聽之。玄光云。頓同佛體。此語中具有因果修證。而玄光自語不自知。所以不免僻見也。何者。若謂頓則刹那亦頓。一日亦頓。是舉時刻豈無變遷哉。謂同佛體則其不同。以前是別之眾生體也。明矣。即知眾生體是因。佛體是果。謂頓者是修也。謂同者是證也。頓同佛體語中具有因果修證也。如是。然初謂無因無果無修無證。而後云頓同佛體者。自語相違耳。玄光未審解佛法有妙因妙果妙修妙證。非但獨菴而宋元明三朝先德多有此僻見。僧問趙州古鏡不磨。還有鑑照也否。州曰。前生是因。今生是果。南岳云。修證不無染污。不得共永平祖師之所常舉而示也。嗚呼。

呼如永平者實末法之優曇華也。

此次示曰。若不由因果修證。則三世諸佛無成正覺。且如梵網偈說曰。戒如明日月。亦如瓔珞珠。微塵菩薩衆。由是成正覺。今解釋之。則謂戒者三聚淨戒。謂明日月瓔珞珠者。舉喻也。日者謂破闇。是喻攝律儀戒之斷惡。月者謂清涼。是喻攝善法戒之修善也。瓔珞珠謂寶。是喻攝衆生戒之拔苦與樂也。三喻今各舉一德。餘德具含于中焉。下二句具舉因果修證。云微塵菩薩衆者。因也。正覺者果也。由是者修也。成者證也。若委解之。則三毒是因。三德是果。三聚是修。三身是證。三即一。一即三。是名云妙因妙果妙修妙證。妙即不可思議。不可思議即非思量。是名佛佛要機。祖祖機要也。如衆生受佛戒。即入諸佛位。位同大覺。已真是諸佛子。偈亦與上同。衆生是因。諸佛位是果。受佛戒是修。即入是證。後二句是證明也。嗚呼。撥無因果修證者。近外道而遠佛道也。古人曰。豁達空撥因果。莽々蕩々。招殃禍。汝等皆受佛戒。既入諸佛位了也。真是

諸佛子諸佛子豈陷邪見外道哉。但須綿密參學。大事大事言訖而起。師茶話曰。月舟和尚偈頌如關東奧州人之不外飾也。元山和尚偈頌似京都大坂人之不內偽也。是故月和尚難見而易知。元和尚易知而難見。有此異耳。

師曰。余曾從加州回出羽路。經越後山上時。七月下旬。遙視北海。則忽電光赫赫。雷聲轟々。雲龍鼓波。捲潮而昇。須臾之際。黑雲籠峰。雨如車軸。無所回避。半時許而晴。青天如拭。夫雨也。實潮在海。則鹹味可知。忽見龍捲爲雨。灑時無一點鹹味。嗚呼。諸法之無我也。萬物之不定也。其皆如是。匪直是耳。佛亦非佛。衆生亦非衆生。是非是非。非非及心亦非。心身亦非身。以至起滅不停。且道。喚作什麼。是故安住非思量。王三昧。則與萬法合體。可謂盡十方界真實人體。盡十方界一顆明珠。然自非吾屋裡人。則難共語而已。

仙臺府有富家和泉屋久右衛門者。許子屬可山祖翁爲弟子。祖翁不

度讓與于師。師度名可益。蓋兼祖翁與師之號名也。因久右衛門請大衆三十餘人於私亭而齋饗。應珍羞了。至于進茶時。慙慙進席。白大衆云。某甲今日請大衆。意專爲可益也。他日各厚見眷憐。伏乞千萬千萬。師後聞之曰。久右衛門供養壘梅最好。但亭主攫鼠糞而投各各椀中。噫。可惜哉。

師茶話曰。順境逆境實夢幻泡影也。常超越兩頭。是爲衲僧本分事。山僧一住一紀提撕。此本分事不與人爭。是故日用安樂行耳。泉州愚白禪師曾住越中瑞龍。或冬潛聞加州寶圓主人待春興。官訴專取對於瑞龍。而以早春仲年賀於金澤城主。畢之日而不再還。瑞龍直與包笠共去。官命尋跡不知所之。到秋遊泉州。聞成合山寺宰之僧數々爲盜賊。見害無住者。而師謂幸哉。好山居之地也。老僧若值害。則見害縱不見害。亦待幾年。乃留錫。日與參徒托鉢塞飢。時泉州岸和田城岡部侯。欽師道譽。施山林園田。以賑厨庫。雲水麈至。實一興洞上之宗也。若向

使師窟宅於瑞龍而與審圓確執閑事則互長無明以薰臭烟非但引法中耻辱又爲他慚愧耳嗚呼如白尊宿則實末世僧中之標準也或律僧謂試舍利而用鐵槌鐵砧而擊碎之者不知幾多無有一不碎者謂之沙磔皆放擲之草莽師聞或尼來話之謂尼曰汝聽木佛亦木畫佛亦紙墨耳若謂之非眞佛而悉附火則全五逆之一也舍利亦爾諸法本無自性縱爲沙磔亦有信心而尊重之則實萬德圓滿之所寓也若謂擊而碎則固無有歎衆生惡業力之強剛者各各返照自己看人人是本地法身金剛舍利只爲三毒五欲惡業力見擊碎而失光明也雖然非實碎而斷滅者只假見碎耳律僧縱盡力謂之擊碎亦未知沙磔中有不碎底金剛舍利道理況會拈一莖艸作丈六金身底手段哉其律僧實如文取義瞎漢其鐵槌向彼頭上一下擊碎業識團則眞身舍利却放光耳言訖而笑尼歡喜禮拜而去

余參次問師子尊者爲檀毘羅王斬時不見赤血唯湧白乳是何道德

所致耶師曰慈悲心所變耳世間爲母者向嬰兒則必湧白乳此是生死愛憐之慈悲尙如此況大聖無緣大悲乎尊者對害人毫無怨恨却有慈悲而湧白乳嗚乎難有哉難有哉

泰心爲仙臺僧錄四刹之一或時錄下金剛寺住僧行非法爲官見囚終值磔罪四刹以制禁本緩號令不嚴而共百日閉門時值夏首師因上堂有佛制與國禁啐啄同時殃禍與安居身心一如之語後有官命四刹各各別呈疑狀由師之狀旨特異三刹也獨經一月免焉師因曰禁尙非禁免亦爭得免及乎乃託疾而不出門以解制日初出頭于官衙而伸謝耳

師茶話曰唐慧光法師弟子僧有貧母偶入子房取故袈裟爲俗服而著因與隣母談笑忽從脚下熱上至于腰俄頃雷電霹靂擲隣母於遠方泥土之中著衣之母直見震死通身焦焉背有文字云由著法衣而不如法之罰也其子葬收又再震出終曝屍於林中而散此事雖記憶

而忘載之書矣。嗚呼善哉解脫服者著此衣則一切惡業消滅無跡也。無相福田衣者由無量善根無不由此而生也。龍得一縷則免金翅鳥之難。佛子披之除雷電霹靂之災。誠是金口所說不可毫疑。而貧母值雷難也如是。是由內無信心外事戲談更無尊重三寶之志。而為護法龍天見罰歟。然而彼也在俗不知亦有焉。今剃頭染衣輩多與貧母同志可不忍哉。但是尊重一念實感解脫福田之大利也。

師因曰。律中說摩訶迦葉作大衣時阿難截之。如來自手捉之。諸大羅漢助針云云。佛在世如是。洞山祖師有把針話。永平祖師曰。須就把針之架。祖席亦尔。今日不爾。不使江戶京都衣店裁縫。則為不好。而自所裁縫者以為貧僧之所計。或論地之麤細。或就布絹而尊卑。嗚呼佛袈裟義何在耶。鹿皮衣麤歟。金襴衣細歟。麻布卑歟。錦繡尊歟。如是見皆是凡夫之衣服耳。豈具解脫福田之功德哉。佛袈裟不尔。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豁開此眼方好頂戴焉。

師又曰。洗濯袈裟之法。傳衣卷委說。乃西天東地佛祖正傳面授之式也。苟不如是。則招輕蔑佛袈裟之罪。只有永平兒孫。而由祖訓知此式。豈不喜躍而隨順哉。他宗他派僧決不可知。然今永平派下僧若袈裟及舊弊。則直變疊之。乃送江戶京都衣店。而洗濯補綴。尊重之義。如不夢知。實可痛焉。是故十之七八。可自如法洗濯。若欲送衣店。則再可例再飾佛像。義預燒香禮拜。修撥遣法。更待還來日。亦應準作新衣供養三寶。後以香華贖之。自著法。雖是事涉繁多。而佛弟子之本意也。謹勿失本意。

泰心檀家。刀屋某者。仙臺巨富也。曾參大年寺鳳山。為授佛弟子。沒故時行葬禮。於泰心請師令秉炬。時鳳山遣介僧白師云。刀屋入道山僧。授佛弟子也。勿例尋常迷妄凡夫引導。乞用燒香尊宿法。師對介僧答曰。鳳山未知生死去來真實人跡麼。余住山以來。為男女行下炬舉錢者。唯以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而讚歎安身立命處也。未曾見一箇

良一本
作良

迷妄凡夫。今爲入道亦此例耳。上座却回以此旨見告鳳山。其介僧愧伏而拜起。

師多剃度。益信東堂爲首。曰益運。曰益丈。曰益良。曰益天。曰益存。曰益瑞。曰益山。曰益仙。曰益陰。曰益潭。曰益珉。曰益明。曰益光。曰益快。曰益盤。曰益春。曰益穩。曰可益。曰益勇。曰益道。曰益舟。凡二十餘人。師每言古有佛度醉娑羅門因緣。永平祖師說出家功德卷。但于逆于順一得剃頭著袈裟。則是無上大果之正因也。

小子益道後。師時十二歲。益舟纔七歲也。道也好造佛像。不喜筆墨。有少暇則執小刀而刻。或廊下或檐畔。到處散木片。楞嚴繞行時。覆衫袖於手而行。刻以木片散席也。師兄等或呵責之。或拳打。而師未曾惡益道。所以時在師傍而刻。小刀鍊熟。面貌頗備。佛工等視而褒之。最能觀音地藏大黑像。師謂宿殖有佛緣也。古之高僧空海最澄覺鑿慈覺之類。皆得妙手。非是僧之不可爲業也。

唯一本
作維

泰心隣寺有一向宗僧。時來受示誨。或時師問其僧曰。一向宗常謂男女臨終必有彌陀來迎。實離極樂而來此土耶。僧云。離彼土而來。師曰。若然則來此土時極樂世界無佛也耶。僧良久曰。可定無佛。師笑曰。若有行疫病而臨終人多時。阿彌陀東西奔走。可無寸暇。極樂亦留守許也。僧云。乞示正理。師云。汝之所解太誤矣。若謂彌陀在極樂而知日本之誰。即今臨終以離彼土而來此。則此同外道作意神通也。必勿生如是解。僧云。若然不來耶。師曰。果上不思議力。汝念佛時佛即在汝之身心。豈論彼此國土來與不來哉。經曰。唯心淨土。又曰。已身彌陀。又曰。法界藏身阿彌陀佛。即今面前光明赫々。宜如此信解。其僧感激而退。師談般若心經。次曰。此經不足三百字。而括盡六百軸之要機。然而佛舌頭長非長短。非短畧非畧廣。非廣片言亦盡十方。雖大千經卷亦唯在一句。則不可以文之廣略字之多少論如何焉。至於剎那修證之則直如火聚。如虛空。不住虛空。豈存毫髮元字脚哉。是故文字般若非。

要機所以不立文字也。實相般若。是佛向上事。且置。但觀照般若。是佛祖要機耳。經曰。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即是也。觀照即行。行即修。證修證。即不觸事而知。不對緣而照。便是佛。佛要機。祖祖機要。直與實相般若同契。得此要機。底人則麤言細語皆歸第一義。是謂文字般若也。此故說。菩提薩埵依般若故。心無罣礙。三世諸佛依般若故。得阿耨菩提。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咒是謂不思議功能也。以如是四重神咒讚歎般若。已說咒曰。揭諦揭諦等。此揭諦梵語。翻言行。行即修證。修證即觀照。觀照即不觸事而知。不對緣而照。底佛祖要機耳。以要言之。佛祖正傳。坐蒲團。是大般若之渾崙也。永平祖師有行持卷。實難有難有。師之老母。法光院昌室。永久尼大姊。年九十五而歿。故于泰心門前之菴也。師每營齋資冥福。必自展坐具而拜大眾。終不使侍者代拜。且謂侍者代拜。乃係清規。母子因緣。與此又別。世尊葬父王時。自舁棺。使後

世佛弟子。知可孝順父母也。因委說佛昇忉利天。爲母說法。經因緣一時許。大眾共感淚而退。

仙臺輪王寺珠光老宿。年滿八十退席。上堂請師白槌。余充伴僧。上堂時。有問話。僧出。老宿曰。退哉。退哉。縱有問。亦無答。乃云。趙州八十方行。脚。虛堂八十再住山。老僧八十作麼生。良久。舉右手。招大眾。云。皆來。于老僧菴。而御喫茶。御喫茶。言訖。便下座入菴。大眾潛笑。師飯山後晚間。茶話舉。上堂法語。而笑。師因云。永久沒故時。山僧請老宿。秉炬卓拄杖。云。永久也。永久也。雖是女流。而由產曰。損翁子成佛無疑。良久。無語。維那待後語。不舉念誦。老宿顧維那。高聲曰。鈍那維那。哉。道成佛無疑。著有什麼可道事哉。念誦念誦。大眾匿笑。老僧二十年來。拈香下炬。皆此之類也。比於不才之僧。焦心熱腹。欲調平仄。則老宿正直拙語。却好矣。一向宗僧。因問云。經謂極樂世界。諸鳥六時出。和雅音。演暢三十七品。菩提分法。皆是阿彌陀佛法音變化。所作而非罪報所生。是所以異穢

土歟。師曰：謂異者不知唯心淨土也。山僧所見今日鳥噪雀囀蚯蚓啼
 蝦蟆喚。各各皆是阿彌陀佛法音變化所作。古人謂燕子談實相亦是
 也。豈止禽鳥耳也哉。下從地獄釜底上至有頂天。皆是佛境界。是謂法
 界藏身阿彌陀佛也。汝日日唱此阿彌陀佛。則匪但極樂盡十方界。窮
 三世諸佛。悉無不在。汝之舌頭上。而莊嚴光明赫々。何論淨土穢土耶。
 僧歡喜禮而退。

師茶話曰：山僧壯年掛錫于關東龍穩寺。時日喫一合模相二箇。會下
 皆余。或時往遠路而還。至夜三更。飢腹難忍。潛起上衆寮前。澁柿樹取
 之。袖十顆許。歸寮而臥。喫不覺熟。睡自慚。他之知而明曉。速起掃除。核
 蒂次見。傍眠未覺。僧則枕邊拋散。核蒂不知幾許。彼彼頗余。憶彼亦飢
 腹難忍。潛食澁柿也。同我耳。如此艱難飢渴。或三年或五年。有逾七八
 年十年者。昔皆徧參者。澹泊如是。近年不余。寮內常多儲白飯。終莫知
 飢。甚者招溫飽。可漏而饗。應于參友。至憶幾費師僧父母之財寶。然而

所修覺得者。不直半文錢。實可恐終不免三寶龍天之冥罰歟。
 師曾修占察懺。寢堂側建占察堂。四方可一丈二尺。中安地藏尊。其沐
 浴及修懺道具。一切新造。每夜行法。三年後輪相如所期而畢。可謂希
 有也。

師開示法華次曰：法華一代藏教之頂顛也。是故謂諸佛出世本懷。雖
 注釋最多。而唯解題號。則八軸無餘。汝等諦聽。妙是歎法之辭。法是衆
 生心法。蓮華示心法之喻。信解此心法之如蓮華者。是名佛知見。佛知
 見。乃一大事因緣也。夫緣與事。則如淤泥。不對緣。不觸事。底光明。則如
 蓮華。蓮華豈為淤泥而汚哉。然而非淤泥。則不生蓮。亦須知有全淤泥。
 而是蓮。全蓮而是淤泥之道理。詮此道理。名經耳。唯安住佛祖正傳。蒲
 團時。一大事因緣徧界。不會藏。汝等宜如是信受奉行。

師茶話曰：一師印證官訴時。從官見問洞家室內三物。從何時始也。否
 關東三僧統云：從永平開山而起。元山梅峰云：嗣書從永平而有焉。血

談一本
作設

脈大事從徹通瑩山而起。答語各違。官問僧統從永平開山而始。有證據麼。答云永平廣錄云佛佛正傳佛佛箇中必有三物。驢胎馬腹牛皮。這裡現成佛々。時僧侶潛笑以為此法語當什麼室內三物哉。自後官不再問。山僧後考三物實從永平而有焉。嗣書固有天童所傳訓訣具舉血脈頂上一圓相事。則天童時必有血脈也明矣。永平傳云授寶鏡三昧五位要訣。此五位要訣有乃大事也。本五位圖相以展轉書寫且後人加蛇足故失本旨耳。今各各雖在室內傳授無一知此旨者。宗門之衰弊也。僧統不會到此答而唯引廣錄法語人為迂濶遺憾不少。然亦此法語不可虛談。祖語多此例。不蹉過則好。後余半夜獨參師在蚊幃內因授寶鏡三昧參同契及五位秘訣。實生涯之大幸也。

貞甫禪尼師之姊也。菴居于泰心門前。師齋後必赴菴而喫茶。禪尼預煎之待。菴窄是故參徒纔一兩輩。隔日從師。茶話次必有示誨。多為禪尼說底諄諄。聞禪堂打板而起。禪尼向師三拜。且下床而揖送。每日如

是觀者皆感禪尼常謂某甲雖女人而辱與師天倫。實宿生之善感歎。且每日承法誨。大恩難以言宣。但心感而已。和尚為嬰兒時某甲捧負提携。或時拭穢洗濯觸物。蓋此少善根感發。今之大因緣歟。言訖落淚漣々。師亦常謂貞甫代母養育於我。其恩不減母。如來世尊成佛時先導父母六親入道。山僧聊慕勝躅也。寺務繁多。暇時亦憶其因緣。故勤赴茶而已。聞者皆感焉。

貞甫話余云。母尼永久大姉。年超九十而矍鑠。氣宇如男。師赴他請歸寺時。必先訪母尼。或袖菓子而奉之。母尼云。長老與母于喫殘物。則蒙罰耳。師常恐之。或值師之歸。遲入夜則雖來敲菴扉而不終開。師從外高聲而自言。今還矣。今還矣。母尼勵聲云。出家之及夜而徘徊在家者。在御經乎。若在御經則何尋常痛責弟子小僧之夜行乎。且常教弟子小僧。則不謂學我之行儀乎。然自夜行為何事麼。其者可謂長老和尚歟。永久之目不瞑。頃禁謂長老和尚麼。師聞之太恐。專盡孝而已。若值

母尼歡悅之色則或自爲戲談而增其歡笑實可謂老萊子之類者歟。具說孝行之曲折余聞而不堪感激者也。師有賦果餅之類則會茶時大衆各各召至座前手取賜之常日如是。命益舟爲首舟也怡悅而至師戲先令道一句而後度與之一日賦饅頭舟也出向師拜云鶴啣五葉入斯門師時藏饅頭展空手曰是什麼。益舟云饅頭饅頭師笑曰空手亦饅頭饅頭亦空手此時饅頭面目現成言訖出而度與之大衆雖一笑亦感之。奧州登米陽雲寺佛光力生與師鄉交也得法於卍山和尚陽雲時丁相州最乘寺子院報恩院輪住而緇介請狀至光公令待專使云若告大檀那伊達某甲以用費錢財無不足則諾焉若大檀那無承當則先可讓之於他山乃來預謀于師師大呵責曰大檀那是俗人俗人豈知開山法脈聯續而有義之必不可逃哉若謀財寶於大檀那而涉猶豫則決輪住不成錢財之有無且置而先見速受請狀而返專使幸有六

環錫杖是衲子生涯之審庫所受於如來之無盡藏也卓之輪番豈有三審龍天之不資者哉若不資則見自棄於三審龍天也縊而死亦可乃握拳其勢如怒光公直隨師教訓專使大喜大檀那潛傳聞師之所教訓而大感之淨財倍于分而施余後謁光公於報恩光云損老眞大善知識也如山僧雖是鄉交之竹馬亦進退一切世出世間事擬似亦不成也。

師最貴剃髮受戒因緣以爲無上菩提之眞路常舉醉婆羅門出家始終而勸誘焉是故度晚年也多矣有本立者常主菜園有義貞者常勤街坊有良全者常役監糧有常胤者常宰鹽醬有慧運者常出納淨財有智雲者常事翰墨有永全者常務煎茶其餘覺淳者林薺者常管寺內掃除有寂雲者菴居羽州之山形時來謁見此僧氣宇俊邁豪爽非等輩之所及到論法理則雖座下龍象而不敢屈伏實宿殖善根之令然歟此等徒弟共感發師之勸誘而所剃髮常侍于師而不他去浴涅

槃之光明耳。師病時余半夜潛到佛殿而禮。佛無燈而黑。傍聞禮拜低聲白願之旨趣者言。唯願三審龍天威神力減某甲壽命三年而代增堂頭和尚壽命一年。唯願大慈大悲言訖一拜如是拜數不知幾多。漸至五更後視之林警也。視余如愧。余謂彼云。汝之丹悃三審龍天豈可不感應哉。彼默而低頭耳。如是之事皆感師之慈愍而所致也。

師會寓宇治田原禪定寺時。借傍菴一夏間繕寫永平正法眼藏。了畢供養時。月舟禪師手書題号而賜之。師後住奧州橫川祥雲寺時。有默潭長老來借本焉。師借之。只許拜看。不許書寫。潭公潛寫畢返之。時携二部來謝云。某甲若初謂拜寫則恐師不借之。是故但謂拜看而已。既寫畢伏乞宥罪。師曰。是欺自己之罪也。山僧從傍爭得看亦看得哉。但向三審龍天歷代祖師及永平高祖而修懺悔。且拈鬪得罪彌滅。則重來可相見。若拈鬪而不得本意。則必勿來。來亦不相見。書寫本且屬山僧而去。待重來日可渡與耳。是全非逞我。但對佛祖龍天而竭誠

也。潭公告暇而去。修懺經數年而謁師於泰心。具伸拈鬪事。師乃相見。度與寫本。封緘無差。師之重大法也。如是實後輩之龜鑒也。潭公後住奧州富谷湯川寺。嗣法於円山和尚。

每歲正月五日。師為法問之始。定舉達磨辨得審珠。話用永平祖師頌。或用自頌。其用自頌。則使侍者著古詩。莫揀何詩。不曾自指揮。或侍者著行盡江南數十程。四句。師曰。好好。至聞說話而繁不審。則一一舉頌。合本則兩重疊來。以擊關鍵。如無外之者。可謂妙辨也。乙酉正月。愚中說話云。辨得什麼。瀉山乎。牛乎。師曰。何不道添審珠乎。中云。某甲罪過。師曰。好箇行盡人。閑芝西堂說話云。車不橫。推理不曲。斷是也。寶珠光明。師曰。恁麼者。定而窮屈那。為西風。則雨聲。為雨聲。則西風。縱亦推橫。亦推直。亦斷。曲亦斷。是之審珠。宛轉無碍矣。西堂云。車者行正道。理者斷正直。今日事不毫動處之審珠。光明者矣。師曰。守車之正道。守理之正直者。未辨得以前江南途中風光兮。辨得正當看行盡入華清也。

吹朝元閣上則西風入長楊宮裡則雨聲七縱八橫青黃赤白物物應色不少留跡之握寶珠樣兮西堂云恁麼握底免非道無理兮師曰萬福師自著語曰辨得什麼鼻對臍耳對肩下座
奧州侯侍讀儒者某甲博學廣才無所不涉最審天文地理更熟易學一日偶訪師次師曰山僧從幼未知世典長入佛道猶未究盡佛理況知儒書哉乞先生爲山僧講說易之大概則爲珍聞耳儒者云是所易也乃約日再來師饗應丁寧儒者先說大極之理而活辯如流一席聳聞講了師問曰先生今說天地之始審矣凡有始者必有終乞審說天地之終聞儒者云天地何有終乎師曰既有始者豈謂無終乎儒者茫然師曰如先生說天地之始則天地實近來之造作而已縱曰開闢以來億萬年之億萬年亦可算數而知則豈非近耶時儒者云師知天地之始終也否師曰豈不知乎儒者云乞爲某甲說師曰非舌頭所及先生若欲知天地之始終則先須審自己身心之始終若審自己身心則

天地同此耳所以古人云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乃此之理儒者云知自己身心有要訣也否師曰信三寶且勤坐禪是乃要訣耳儒者禮退出室向侍者云三十年來得人問而未曾滯答今日得師一問全體汗流慚惶慚惶其後夜間入室參禪潛取弟子禮受菩薩戒師示寂時夜間潛來燒香龕前流淚且對小子等云奧州佛日入西可悲師說戒次日梵網是心地戒不同小乘說相只專事相今爲汝等說心地戒樣子宜能諦聽古人云不除妄想不求真是除妄想者殺生戒求真者偷盜戒以下亦準之各各風火地水皮肉耳纔生男想女想則是貪嬌有說有空說空而墮四句百非則是妄語昧却自己光明是飲酒不照顧脚下者是談他過失自不如拭塵巾則自讚毀他不會身心脫落則慳貪不審會得五體投地則瞋恚不開豁佛知見者謗三寶上來十戒第一第六第七第九屬瞋恚第二第三第八屬貪欲第四第五第十屬愚癡在凡夫則是三毒在菩薩則三聚開三聚十重在如來則三

德是故云衆生受佛戒即入諸佛位即之一字各高著眼善哉善哉位同大覺已真是諸佛子難有難有

曾加州大乘寺明州禪師差大休長老募化於奧羽之間休公先來于仙臺與師商略師謂奧羽寺院若非慣熟風土人情者不可容易而化長老讓化簿於山僧而皈于加州山僧代勞自巡於奧羽爲是謝徹通祖師及月翁正老之法恩十一耳即領一僧一僕而出從春到秋募緣了畢化財一倍於尋常直附介僧而贈之大乘且副書謂料有定謝某甲代勞於大休之儀若欲以物而謝則所冀只賜寶慶記寫本一冊餘者雖賜亦不敢受明州禪師感深志即寫而贈焉師示徒云代勞山僧之孔幸亦是奉觀佛祖之寸丹也且得寶慶記此是價直三千大千之寶珠也

仙臺田子村見龍山雲洞院現住寂光力生名覺隱仙臺岩沼府長國寺祖闍長老共得法於可山祖翁余與愚中數到宿雲洞因寂光力生

話云山僧侍月舟禪師於大乘及禪定也可十年飽聞永平家風至其曲折委細則恐負吾損翁師兄乎縱談橫說於佛向上行履而令婆翁有安身立命地者實通身之舌頭活辯也且山僧傍觀師兄凡十有餘年初一二年間奮怒過人是故少喜三四年間自然多喜而少奮激近五六年以來喜瞋不外露似忘順逆蓋行住坐臥入自受用三昧者歟一切應對如風行空奧州未聞從古有如是人其超過可山翁也非但一二重而已云訖合掌云尊矣尊矣非山僧等之可並肩底也

師說戒次日世上知識所謂盧舍那佛者本也釋迦牟尼佛者末也若如是解則大背永平祖師之本意也且謂佛謂佛無有不三身即一者但一佛以三德示三身耳毘盧舍那是法身盧舍那是報身釋迦牟尼是應身今應身外求法報則如除身而求心豈不錯哉但我正傳以釋迦牟尼佛爲本師普賢行法經曰釋迦牟尼亦名毘盧舍那此之謂也梵網說七佛戒法迦葉佛次是釋迦牟尼佛而不別指盧舍那佛永平

相承如是耳。

師開示法華經次。至言辭柔輒悅可衆心。處云世人見此文多謂佛之所喃喃。則如洛陽女人言語而不麤暴美好贊豔。所以悅可衆心也。如是解者。但凡夫所見耳。要聞真實義。麼言辭柔輒者。謂八萬法藏舌頭無骨也。

雲洞寂光力生。時時來于泰心。留宿或十日或十五日。年中不減六七八回。乃與典座監寺計會。或修補法器佛像經卷損缺。或整理牆壁廊廡傾頽。或闢菜園。又護竹林及果樹。又及諸檀那。卵塔等。一一皆注意拔艸掃除。到歲末則計寺產豐儉。檢齋料有無。所勤一切事業。終不令師知。或時方丈有茶會。師茶話次。向光公謝其所勞。光云如是之勤。某甲分上之相應也。但如師者。一味舉揚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而暫時勿涉他岐瑣細。因之某甲代師執勞耳。是亦護法之微丹也。師云力生之護法實非梵天帝釋之所及歟。但山僧無德不堪羞慚耳。光公退而對

衆云。堂頭師兄成佛時。我爲梵天帝釋。而護法。是常日之願心也。

師赴仙臺八塚瑞雲寺報恩講。齋後開示。舉世尊在阿頭摩國林樹下。入禪定時。大雨霹靂。震死牛四人。二。忽晴。佛經行。有居士問佛。世尊向雷聲聞否。佛言不聞。云佛時睡耶。佛言不睡。云人無想定耶。佛言不也。我有心想。但入定耳。云未曾有也。佛禪定大爲甚深。有心想入禪定。如是雷聲覺而不聞。師云此因緣本出大論。永平祖師再舉加頌讚歎。且委說此因緣。始終畢云。今時執不生坐禪者。謂無心想。聞鐘聲者。與此因緣天地之隔。唯入自受用三昧。底方能識得者。箇誦訛耳。

師解夏後。詣搆窺明神。伴僧四人。余亦在中。師至神前。舉心經誦三遍。次舉消災咒。誦七返。而師自唱。回向云。上來諷誦般若心經。消災妙吉祥神咒功德。回向南無三世十方一切常住三寔。一切護法龍天善神菩薩摩訶薩。日本國中大小神祇菩薩摩訶薩。奧州崇廟鹽竈六社大明神等。增加威光。無量德海。護法安人諸緣吉祥。乃歸路休息於一居

士家時辨藥石而乞開示。師說佛道為本神道為末之道理了云。但開豁佛知見者莫隔本末。法華所謂本末究竟者此意耳。說法之間焚香二枝許。居士大歡喜。因余問云。師於神前回向之時係三寔龍天者。有由麼。師曰不係三寔。但別對現前一神轉般若則功德非究竟。如我回向方是圓融無碍法門。則能增加明神威光者也。余感幸無止。即頂禮膝下而退。

淵一本
作州

仙臺中興寺愚肝東堂。龍泉寺某甲東堂。大安寺靈淵東堂。香林寺興禪東堂。龍燈院大燈東堂。秀麓齋某甲東堂。普峰東堂。米澤何寺主剃髮。上首益信東堂。甲州達玄東堂。上州館林瑞朝長老。勢州松坂鎮照長老等。共得法於師者而余之所面識也。或有先于師而入寂者。余不記持。是故不列于此焉。上件數輩多有俗壽超于師者。然但一向歸伏師之大智見。而或一言一句之下了畢生涯。或一夏一年之間飽滿法味。誓頂戴奉觀於盡未來際者也。非世之或嗣威勢之鬧熱。或續世恩

之愛憐之比也。師常示徒云。師資面授者我說法。汝聞法。所說所聞。函合蓋箭挂鋒。無所回避。而其法者全自己身心耳。豈可從他得哉。是名面授也。授嗣書等三物者。但面授之證據也。苟不得法理於師。而只握三物耳者。如世人之無財寔。而只執券符也。汝等後來勿握券符。以為財寔。大事大事。

林藝或時話余云。師參內歸路出江府而行。一日程。見一弱輩可年十六七者。同途三四里。休于茶店。弱輩亦憇。師熟視之。則癩風見面。眉毛如無。師問弱輩從何處來。欲之何處耶。答云某甲家在江戶。以患惡病。欲赴下野那須溫湯。師曰莫有同伴耶。答云某甲喪母以來七年。以繼母有子也。常憎嫉某甲。況復患此病哉。終告父逐出于家。豈有同伴哉。父者亦雖不太憎而不能不隨。繼母之指揮者。畢竟某甲過去世之業而已。是故父也。潛召某甲與金百兩。而為生涯之離別也。其金半分且措託於江戶麴街之叔父。五十兩。今在懷中。然而此惡病不可有瘥之

期則此金亦有什麼用耶。落淚吞聲。師不堪悲感。生大慈悲心。謂之曰。我是奧州仙臺僧也。者回往洛陽。經江府還于奧州。汝若與我來也否。若來則竭誠垂憐而已。弱輩歡喜云。今賴和尚以爲亡母之蘇生。今日是母忌日。實爲亡母之冥感。云訖。直出懷金。度與于師。師曰。汝懷半分。我懷半分。即長途哀憐。歸橫川祥雲寺。直就官醫。而乞療治。醫師云。此人年超二十。則必定不可痊。未足二十。則十之七八。可本復耳。即用灸治煎藥。師亦教令日日持神咒。三年未滿。而眉毛漸生。面容亦革。師以五十金利息。而買藥。或謝醫師。四季衣服無不足物。至四年春。癩氣如忘。侍師六年。至年二十二。健於常人。無有一點病疾。師有事赴江戶。命之爲僕。既至。謂之曰。汝先訪叔父。問父母安否。速還告于我。乃諾往。日斜而還。白師云。叔父見某甲也。始則未識。及稱名而驚喜。躍無涯。且話云。父者尙健。弟者因病而死。繼母愁子而久病。卒不本復。而以客春而逝。但父也以不幸不一也。自後不納妻。日日只話。汝之蹤跡如何。出而

泣淚耳。速省父而令喜。我先往告起而即往。某甲告暇還云。師曰。待我召汝之父。而告曲折。即遣使而召父。與叔父伴來。聞師之六年以來。垂慈憐。而惡病得本復之曲折。逐一說之。而感激落淚。無所言陳。禮謝而退。終白師而納爲嫡子。以讓家財。迎叔父之女而嫁之。叔父出向之五十金。加利息而還。師亦出五十金而還之。辭讓不可。至後其家增富。元祿之末。師寓江府。一年餘。同宿之僧三四輩。日用齋料。萬種雜事。皆從彼家而盡供給。是亦湧出師之慈悲心中之餘祐也。余聞而不忘。今記于茲者也。

師示余曰。永平祖師曰。但超越心頭。誰偃息。佛際云云。正傳要機。唯在超越心頭耳。是謂不對緣不觸事也。日用順逆之上。亦皆如是。山僧近年覺夢中亦超越心頭。實由佛祖加被力。而得辨道增進。可自慶也。余云。若恁麼。則至古德境界。歟。師曰。古德亦有不到。山僧亦有不到。但汝加保養。而期老年。到老年。則辨道自熟。我不自欺也。言訖。以

右手頭指而指胷云。但者裡得平穩則古德非他。余感禮而退。師開示華嚴梵行品次曰。華嚴固談三無差別圓融無礙。如梵行品。雖文短亦括盡八十軸之皮肉骨髓。汝等日日看讀。方好增進菩提行願。其梵行者謂不染污之修證。乃是佛祖正傳之三昧也。師常謂永平清規有辨道法。是僧堂裡之進退也。與今禪堂大異。若隨順祖規一為僧堂之打坐經行。則生涯本望可足矣。然近世多改換僧堂。以為禪堂。祖規之衰廢也可悲焉。記老德行猶不至再興祖規。況我輩之所及于此哉。此大願且待再生而已。師謂昔天童淨祖以經行訣面授永平祖師。具載審慶記。實佛祖正傳之密行也。今時遠孫非但不知其式。且稱速疾經行而行非法。佛法中所未曾聞也。濟下桂林琛公著執弊集。破之可謂知法之人歟。甲申秋際。師命余於維那。參次示曰。擊槌稚之樣。舉槌擬磬時。只一任。槌之與磬和合。所出音聲而不可毫用自己之力也。余聞之。佇思師乃

命令將磬。槌來而自手執槌而打之三下。亦教余打之三下曰。恰好。且謂法器音聲而為大事。是專係大眾和合不和合。則不可不稽古。譬如對人而言。我之詞。龜暴則彼之答亦龜暴也。我之詞柔輒則彼之答亦柔輒也。槌者如我。磬者如彼。雖是磬一聲。亦抑揚大眾同音之佛事。則豈不感發和合不和合哉。大鐘小鍾打板打鼓。乃至槌砧手磬。亦須存知此旨。耳根圓通為娑婆界之教林。聞思修入三摩地。實行佛事之最要也。汝宜熟參此法云云。師開示信心銘次云。他宗謂信心者信之心也。謂信三審之心也。三祖所謂信心者。信是能信。心是所信。乃信於心也。是故到末云。信心不二。是本信之與心能所二分。今露忘能所之意也。拈古云。信箇什麼。是之意也。華嚴云。信是道元功德母。法華謂除信力堅固菩薩。但得此信心。稱大悟而已。三祖著此銘。舉揚佛祖正傳之要機也。今人多作等閑看。可惜哉。

師曰。梵網經云。孝名為戒。是復可謂戒名為孝也。此身受父母劬勞之
 罔極。千重萬疊。悉聚此身也。若令此身行非道非理。則為父母專養育
 非道非理之子也。若此身行正道正理。則即為父母養育正道正理之
 子也。然則父母劬勞引之於惡。引之於善。亦在此身之行否如何耳。是
 故今以此身奉三審護持佛戒。修證無上菩提。度脫一切衆生。也可謂
 孝父母之最上無上也。戒者從佛而稱之語。孝者從我而行之義。戒即
 是孝。孝即是戒。非但父母耳。師僧三審亦可盡如是之孝也。
 師云。普門品云。念彼觀音。力火坑變成池。古解皆謂是觀音神通力之
 所致也。未必然也。諸法無自性。火不火。水不水。憎不憎。愛不愛。如是照
 見萬法。得其熟脫。則實可以火為水。可以水為火。觀音大士久得此熟
 脫。是故念彼力者。亦得火坑變成池之利益也。但盲打云神通神通。神
 通豈外于佛法大意哉。
 師或時云。諸經諸論皆多說次第。曰佛曰法曰僧。但起信論者先法而

後說佛僧。一切諸佛師於法而成覺。所以說佛法僧也。是參學須知焉。
 但註解未到馬鳴祖師之要機歟。

甲申夏。仙臺大旱。官號令國中民家而雩焉。諸神祠諸寺院。共承官命。
 依法式而祈雨。然而六旬餘不雨。地面如熬。艸木半焦。師聞之。潛嚴備
 香華於龍天壇前。乃期七日。令闔山大衆晝夜互代朗讀大雲輪請雨
 經。所謂不斷輪之法也。至五日之夜半。而驟雨忽至。翌日暫時。尋又大
 雨。兩日國中如蕪。官聞之。賜米二十石。師不終受。潛謂唯賴三寶。龍天
 力救炎旱之民苦耳。非為招財施之幸也。

師茶話云。世上僧中有謂古佛殊勝也。新佛不殊勝而不營新造。而強
 求煤黑之像。以信仰之者。是與茶道者之好翫舊注。春鳴泉啜香碾茶
 壺何異。見佛之眼安在哉。夫佛者雖經千年萬年。而未嘗古。雖即今造
 立亦未曾新。直超今古。何墮新舊。若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則謂之新
 佛乎。謂之古佛乎。嗚呼。世上僧未相見自己佛面。徒向外而求。所以泥

于古今新舊也。然而若忽相見無面目如來則當是古佛何者。此如來未知幾億劫以前誰人所造也。又釋迦乎彌陀乎。無有見知面貌底也。且道此如來即今在什麼處。雖是古佛也亦時時露出新面目則謂新佛亦可。難有難有言訖笑而起。

師行大布薩次云。如當寺之小院謂行大布薩者似輕大法。但可謂大布薩之綿蕪也。

師或時示余云。至師家分上則平日每出言語一言一語直須絕跡。慎勿惹人之戀著。是肝要也。雖似沒人情亦辨道之一助也。四攝中有愛語。未知要機者以諛諛爲愛語可謂大錯也。

泰心齋料米地大檀那之所寄附。纔八十碩。除修理殿堂費用則不足。養僧數十箇。然而師一住十五年。冬夏結制衆不下四十箇。雖春秋際亦可三十箇。禪誦莫弛。或飢荒米地村長來願減貢米半分。典座白于師。師曰。何謂半分乎。都免焉。典座云。奈來歲何。師云。宏智和尚有格言。

云。人人有口。我亦慕跡耳。典座隨命。村長承之悅。出望外。翌歲豐熟。村長一時納兩年之貢米而致謝。師猶讓半不受。遠近廉之。

師有尼弟子妙全者。請師於菴而伸供養。伴僧四人。妙全丁爲師給侍。或飯或羹。每一進而必薰香爐而上。師時如不喜。歸路示伴僧云。妙全之供養慇懃實奉觀三寶之式也。其感福利也實可大矣。

師曰。勢州有隱遁念佛僧天慶者。蓋天台宗歟。信仰歸敬者太多。余行脚參宮次。訪之相見。問云。老僧授十念於諸人。是但結緣乎。又直導於上品上生歟。慶云。導於上品上生者我固非其人。但結緣而已。余云。殊勝殊勝。而揖別焉。

師夜參次云。永覺和尚實晚明之英傑也。然而由無因緣也。未知佛祖正傳之三昧。是故雖常談洞上異濟下而至其修行則只攀轍於杲大慧而已。以實論之。則所以洞上之異濟下者。由看語與正傳之差別也。從宋季至元明者。四百州皆看話之禪。而七期大悟耳。是從濟下而始。

矣。洞上從宋末絕于支那。而法運循環于日本。而至永平祖師之所倡。乃洞上本色之古轍佛祖正傳之要機也。我輩感幸感幸。若受生於支那。則茫然于此三昧之訣乎。嗚呼粉骨碎身未足酬也。日本玄光未及永覺之識量。况乎生涯終不南面。莅大眾於法堂。由無語錄可知。但以聰明向册子上。自摸索佛祖之蹤跡。以故護法集中涉僻說頗多。具眼者可看破而已。

余獨參請益五位要旨。師云古人迷位字多。為五位是階級次第。譬如天台六師及十牛圖等。一錯不返。將錯就錯。展轉為說。增其妄解。彌解而彌遠。不可如何。幸有曹山旨訣。乃佛祖正傳要機。是五位本色也。由茲則免錯而已。余問或云兼中至。或謂偏中至。差異如何。師笑云兼豈有二位哉。覺範昔斥兼中至。是實正義。初二位相對。次二位相對。至第五則主宰四位而不墮四位。是曹山旨訣之正傳也。易兼中至為偏中至者。可信焉。位即方位。如東西南北與中耳。如永覺禪師之所解。則不

足以論也。

師示曰。佛佛要機。祖祖機要。安住非思量。名妙法蓮華。不對緣而照。名光明真言。身心不動。名安樂行品。凡聖等一名華嚴經。圓融無礙。不求作佛。名大佛頂陀羅尼。不思善惡。不管是非。名消災吉祥。照見起滅。脫落名般若心經。縱有八萬四千經論。亦悉註佛祖要機也。若不參得此要機。但翫經文者。又縱誦誦一代藏教。亦只結緣之分齊也。

師茶話曰。出羽山奧有一真言寺。有一童習手筆。一日忽失。不知所之。師匠父母哀泣。不可以何。以為於死。追福竭誠。家產如竭。師匠法印亦宗門善事。無所不營。經三年餘。忽有一舞猿者。至寺。猿大似人。熟視法印。如欲言者。法印取菓而與。猿接之。喜躍。直到机傍。執筆書字於席面。怪看之。則乃所失小童之名也。書畢。自流淚。法印忽知。是小童所化。而貴價而買。猿舞之者。受財而去。法印召父母。及至。而猿即到膝前。而流淚。法印具語。父母亦信。子之所化。乃造圈而養。法印常誦滅罪咒。而加

持乃漸漸面變身毛皆落手足如人又言如可記認及經三年得復本身無毫似猿姿後自話云初欲拾栗入山群猿來圍我而戲我亦太嬉數日之間與猿起臥毫無欲歸里之念自然通身生毛及舌強不能言一日下山下而遊行路人見我而呼乃到其處則縛我而引去我心欲言我是本某寺之小童亦開合不分明故人亦不聞領然而不圖而歸于茲者實待前業消滅時節之至歟云云余幼自視其男人皆指目謂之猿男其輪回生死變形者耳聞而已今見一生中人變為猿猿變為人實可恐耳然人人喜時面與怒時面大異若畫之則恰是可兩人也變化如是三毒五欲之起干內于外變其形也在刹那夫天人之顏者喜悅之所變而露也獄卒之面者瞋怒之所變而出也以至一切鬼畜禽獸虫魚亦變化于此而已如楞嚴所說可恐可恐云云

余獨參次請益於婆子燒菴話師示曰婆子養此僧二十年須識得其平日動用待得成人天眼目時節既至乃從峻崖推落而令彰其於逆

順境得神通遊戲也女子之抱住者順境也燒菴呵罵逆境也此僧兩頭不會管其去也實如鸞鳳之飛冲於千里之雲也可謂衲僧也婆子見其自在本懷之至可知山僧著語云如何是婆子手段醍醐毒藥一時行如何是此僧行履但莫憎愛洞然明白且云此話多有頌佛燈詢最好

師寶永甲申歲且云族々錦金不用欣天真富貴越王君曉來活卓鳥藤上遍界春回起瑞雲余奉和云祖園春肇木欣欣回互宗風臣合君祝得大師真福壽千年鶴唳曉來雲

師審永乙酉歲且云仙臺風月富仁壽陽嶺規繩關祖關禿拂子頭回暖處一花五葉遍人寰余上和云新年佛法彌高處信手撥開向上關無限東西花簇簇金衣可祝法皇寰

乙酉夏濟下活首座來掛搭懇勸願開示臨濟錄大眾亦同上方丈請師諾乃從五月中旬而始到說三玄三要而活也如驚自謂歷同派叢

林十餘年。值此錄開示與者回五度。前度未終聞如是甚深祖意。由之考之則但由人耳。未必由祖錄也。幸哉某甲一人聞之。所憾不令同派大衆聞之。此時活也。隨師受菩薩戒。

師從五月下旬。漸々氣力如衰。至六月最甚。官醫來見云。乞止開示。礙醫療也。師曰。畢命在近。則尙要雖一言。亦說大法。施衆也。縱加醫療。亦延幾日乎。開示日日不懈。乃至十一日。開示訖云。既呼吸如澁。說法限此耳。大衆感淚。此日斜入貞甫庵。謝客不面。十七日。余潛伺候。師令開室扉而容。以大喜。且謂常憶者。末後上堂於須彌座上而坐。脫別大衆也。然今如是。力弱氣衰。大小行來尙不自在。爭有提拄杖之力哉。預計皆差。此時辱示余之出處進退之要訣。且說初從於土器街之相見到。今末後始終隨侍。不他遊宿緣深厚之旨。又示世生生擔荷大法之誓願了。落淚。余不堪感泣。此日余侍傍。半日餘。時師起之廁。余欲扶之。師云。未到借他力之衰也。余拜而退。

師從十八日而自斷水食。且彌緊閉室扉。不與人面語。許永全一人在傍。隨指呼料。但晝夜入自受用三昧而已。至二十二日夜。命移寢堂。二十三夜。命慧運潛召余與愚中於枕邊。而遺付諄々。二十四日。召益信東堂。令書遺偈云。生也無所從來。死也無所去處。咄。都來錯。至夜半。端坐褥上而逝。留龕一七日。男女來拜。不知幾百千。皆結末後大緣也。余從初拜顏於武都之邸舍。至此涅槃之夕。而相隨纔七百五十餘日。福緣淺薄。雖可恨。亦蒙慈訓親切之諄諄者多。至兄弟之所未敢聞。豈不感幸哉。今隨師之遺命。以獨居此庵。保護所面授之審鏡三昧。只事打坐而已。時時追憶師之慈容悲訓。則感激之難禁也。恰如腸裂。是故自記。隨侍蒙示誨之大槩。以表丹衷而已。若涉瑣細。則豈能紙幅千張之所筆盡哉。自秘在八識之審庫。以待箇人而運出也。未遲云爾。

維時審永第五歲在戊子冬十月初五日

相州高座郡羽鳥村鷹山老梅庵 參學門人 瑞方 謹記



審永記後序

自案曾元祿十四歲舍辛巳。余歲十九冬安居於肥前高來郡清光山江東寺。慧眼實朗禪師之法幢會而聽。律師湛堂慧淑之講。梵網古迹。近寮有僧桂琳仲麟後改者。是肥後八代郡悟真寺甫巖實田禪師之手度也。齡減余一算。然而伶俐邁人。俱列講席。有間則來話。互締法盟。迄春琳也。因謂余云。公之齡逾某甲。憶徧參在近乎。某甲亦須逐公跡。但察今時稱徧參之輩。皆掛錫於武府寺院。而不會遊他。其所學則不過聞內外典之舌耕。然而徒積年月。專計得板首職。則是爲罷參耳。非但無大法氣息。而一生虛度光陰也。古人徧參。豈如是哉。公也有辨別乎。此歟。余聞之。謂彼後輩於余而先。有如此意略。實可畏焉。乃荅云。我欲待來年遊方。豈做世上一統之輩哉。亦須有料簡待他日相見時。可互露面目。時琳也。聞聞而止。余後以爲彼者實益友乎。誰爲余發如是藥語。

哉。余也何人。豈負彼之志操哉。乃以此秋閏八月初。自裹糧。獨上肥後州飽田郡金峰山絕頂。通夜於藏王權現之堂也。一七日。手書願狀。上之藏王。時由龕戶不開。而從鑰孔而納之。其狀專載某甲以來春遊方末世。澆季稱善知識者多。質而少真。蒙昧之見。誤認質爲真。唯恐之而已。伏願金剛藏王菩薩哀愍愚衷。令撞著真善知識。乃日日讀金剛般若經。而爲法供。當滿七日。拜辭。而有小蛇從鑰孔而出。余生奇想。時有僧寂圓者。從昨暮來。宿扶余。運下山行李。忽視小蛇。驚謂是藏王之感應也。因以翌春二月上旬而發錫。於三月中旬。達于江府。掛搭于青松寺。然而不圖。以五月五日。初見于先師。是入江府。未經五十日也。實金剛藏王之所牽合也。護法神恩。日日可感謝焉。侍奉既七百餘日。飽浴法澤。更受遺命。獨菴于相州之鷹山也。一千日。從寶永丙戌春。至同巳丑春。不終出戶。唯常日拜看永平正法眼藏。而打默坐之外。無他事。時琳也。東遊寓青松。乃聞余之閉關于相州。而特訪二回。留宿數日。互打

法話。唯恨自無宿福。而不見先師。且羨余之由藏王之冥助。速見先師而已。且告余云。公也。未忘之中。何不錄隨聞記。以儆寶慶記乎。若然。則余之輩。亦他日拜看。可擬之遺教也。余復感彼之言。更自恐遺忘。所見聞于先師之些些。而禪餘探筆記之。紙凡六十餘幅。出關之後。東走西奔之間。埋沒反古堆中。幾乎四十年。如棄似忘。今冬乘閑。偶點檢蠹蝕。則片片可讀。是故再繕寫。以寓羹牆之孝順也。後龍象聯系於先師者。須熟讀始末。以識余之竭誠於耳提面命之十一而已。

于時

延亨改曆甲子冬臘月二十四日

開闢永福老衲面山瑞方自題

33
596

賣捌所

東京市芝區
露月町

鴻盟社

電話新橋三千二十七番
振替貯金口座二九七九番

不許
複製

明治四十年一月十九日印刷
明治四十年一月廿二日發行

校訂兼
發行者

佐藤鐵額
東京市芝區愛宕町一丁目廿七番地

印刷者

今村延雄
東京市芝區露月町十八番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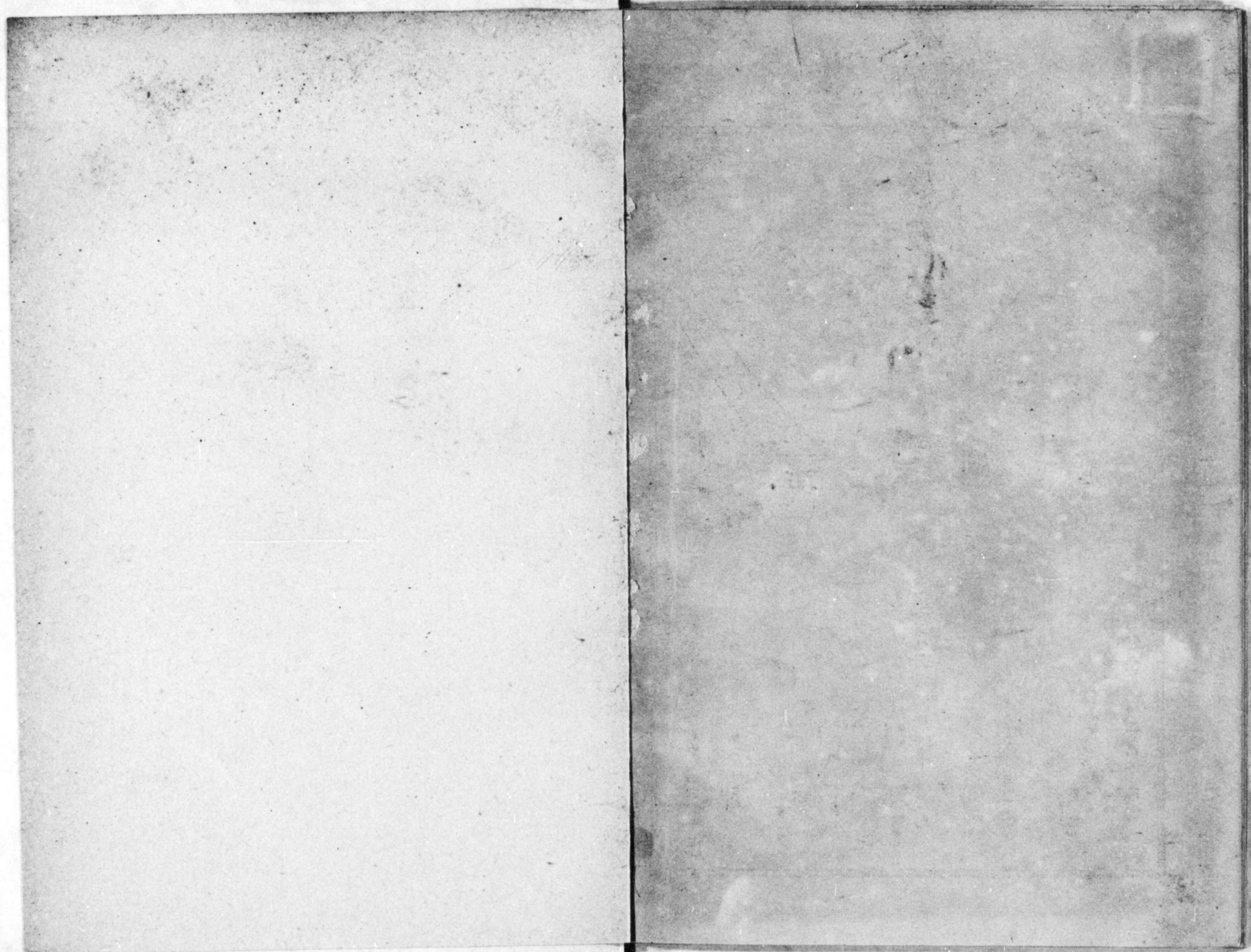
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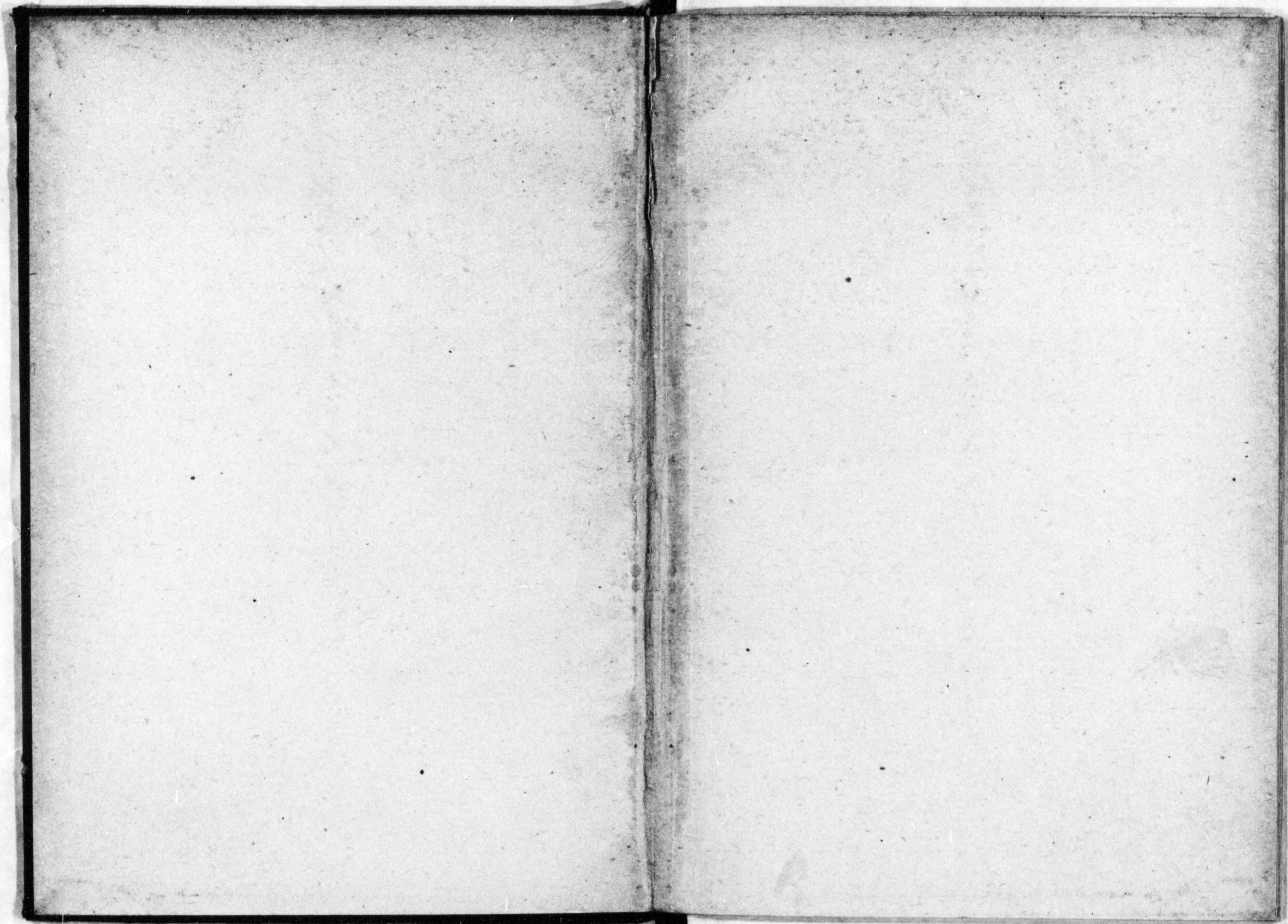
株式會社 秀英舍
東京市京橋區西紺屋町廿六七番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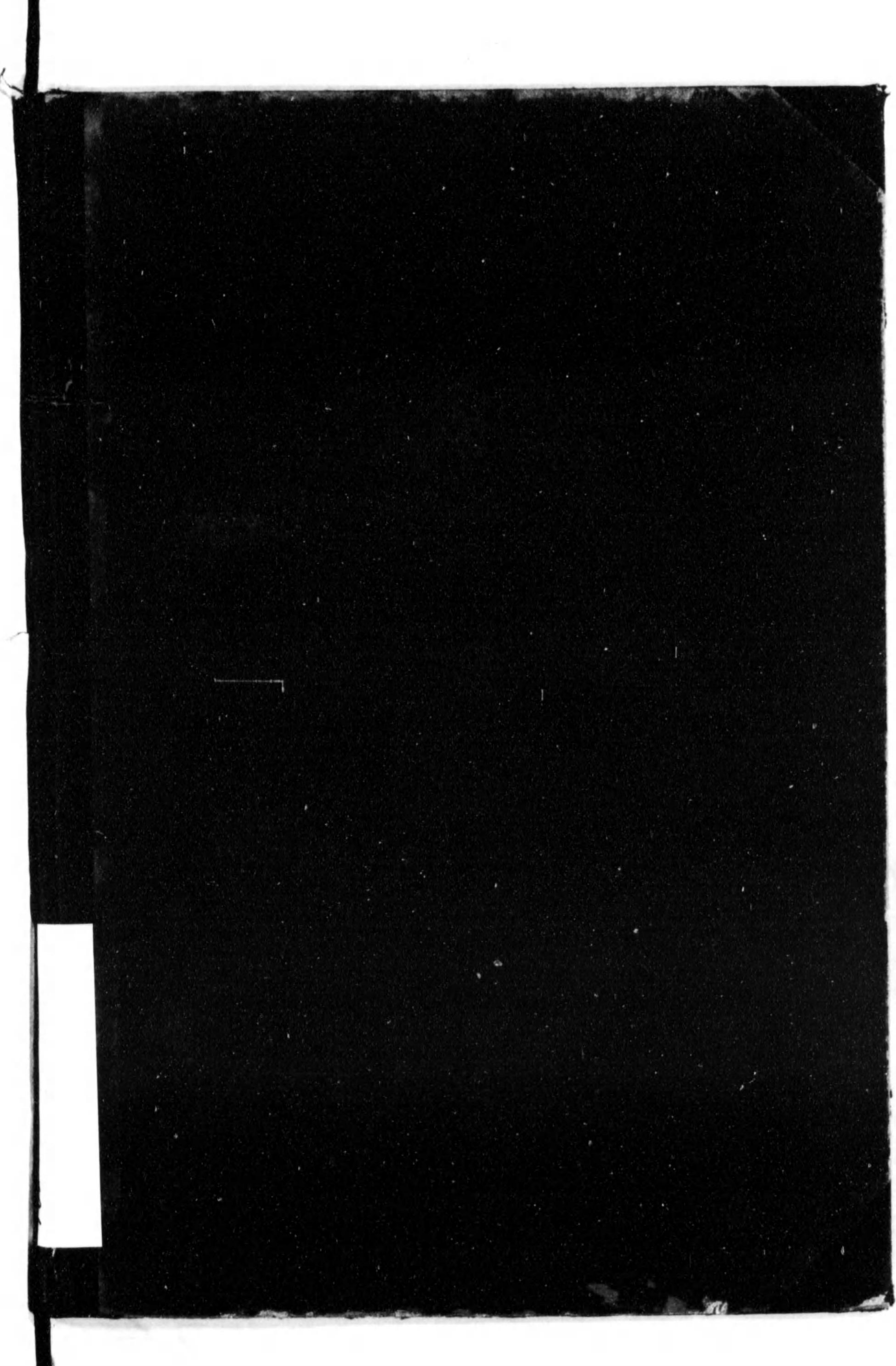
損翁見聞實永記奧附



損翁老人見聞實永記後序







損翁
老人

見聞寶永記
全

33

596

Ⓜ

019710-000-1

33-596

損翁老人見聞寶永記

瑞方/著

M40.1

ABG-0511

